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人间至味是墨香

徐成文



月下书旅

周凡



三生有幸,我一辈子与书籍为伴,游弋在知识的海洋里。

幼时家境清贫,偌大的土坯房里,很难找到一片带有文字的纸片。等我略识了一些文字后,便伸长脖子四处张望,满心渴望能拥有一本书,哪怕只是一本连环画也好。

父亲去镇上赶集卖草鞋,我央求着与他一同前往,哪怕帮忙出点苦力也心甘情愿。父亲是村里的会计,在那个大多数人几乎目不识丁的年代,他被大家称作“文化人”。或许是“文化人”之间的惺惺相惜吧,父亲曾背着母亲给我许下一个承诺:赶集卖完草鞋后给我买一本连环画。

那天,天空中白云悠悠,地面上绿草茵茵,草鞋正是那个时段人们最需要的日常用品。父亲熬夜精心编织的草鞋,不到一个时辰就全部卖光了。父亲得意地翻飞着手中的那些角票,嘴里还发出细微的声响——他在仔细清点着自己的劳动所得。

一走进新华书店,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鼻而来,这熟悉的味道,和新学期老师发放的新书如出一辙。我的目光在书架上急切地扫视着,各种内容的连环画仿佛都带着灿烂的笑容,仿佛在热情地邀请我把它们带回家。但我心里清楚,父亲卖草鞋的钱还要用来给家里添置一些生活必需品,斟酌再三,我最终只买了那本名叫《大闹野猪林》的连环画。

那本几十页的连环画,我一刻钟就看完了。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、四遍……如果说第一次翻阅时我是狼吞虎咽,那么后面我便开始字斟句酌,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,生怕一下子就翻到了最后一页。晚上,我把连环画放在枕边,那清幽的墨香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,伴我安然入眠。那一夜,我做了个梦,梦里我成了新华书店的营业员,我嗅着鼻子,在一排排的书籍间来回穿梭。

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复印机和印刷机还是十分稀罕的物件。作为一名教师,我除了日常的教书育人,还得给学生准备一些相应的习题,来巩固书本上学到的知识。买来一块钢板、一卷蜡纸和一支铁笔,在那间不足20平方米的卧室里,开始了我的“盗版”工作。

那晚,等顽皮的孩子入睡后,我小心翼翼地铺开蜡纸,左手指着一本习题集,右手握着铁笔,一字一句、一段一文地认真刻写。两小时后,一套由我“创作”的试

暮色褪去,月光如薄纱般漫过城市高楼,悄然爬上我家的阳台。这方小小的天地,成了喧嚣尘世里的静谧港湾,而月下的阳台,更是我心灵的归处。小猫福宝蜷在粉色茶花树下,随着呼吸轻轻起伏,发出均匀的呼噜声;黄木香攀着木篱笆,将细碎的花影投在墙面,甜香随风飘散,恍若将星河的温柔揉进了晚风。

拧亮书桌上的台灯,暖黄的光晕中,我翻开书页,瞬间跌入文字构筑的奇妙世界。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”,杜牧笔下的秋夜,此刻竟在夏月重现。仿佛看见千年前的女子,执扇追逐流萤,裙裾轻扬,月光为她镀上一层朦胧的银边。那些闪烁的流萤,如同散落人间的星辰,在林间织就梦幻的光河,与眼前阳台的月光遥相呼应,让我恍然不知今夕何夕。

“月亮吃饱了天上的乌云,肚子就圆了,然后,开始生星星。”这样的诗,是11岁的姜二嫚写的,充满童真与想象。我好像让时间倒流,回到童年。我多想月亮减肥,瘦成弯弯的月牙,然后我飞向天空,坐在月亮船上面摇摇晃晃,转眼翻身,月牙就爬上弯弯的眉尖。

若姜二嫚能把我拉回童年的那种童真纯洁,在庞余亮的笔下,我还可以体验

卷终于在蜡纸上清晰地显现出来。虽然字迹比不上印刷体那么工整美观,但每一个知识点都凝聚着我的心血。翌日,我急忙跑到学校的印刷室,用油墨印刷机一张一张地印刷试卷。印刷时力度必须掌握得恰到好处,太重,试卷上的油墨会太浓;太轻,试卷上的字迹又会模糊不清。印刷结束后,我的双手沾满了油墨,但我却毫无怨言,我满心期待着学生们能在这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试卷上埋头苦读,书写着他们光明的未来。

离我家不到100米的地方,有一家大型书店。书店老板是个文化人,他常说自己卖的不仅仅是书籍,更是一种浓厚的氛围。如今,人们的休闲时间大多被零散信息所占据,愿意静下心来,手捧一本书细细阅读的人已经不多了。老板在书架的四周摆放了一些书桌和椅子,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走进书店,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自己喜欢的读物,无论是随便翻翻,还是精心研读,全凭读者的个人喜好。

我总是喜欢带上一杯茶,选一个幽静的角落,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小说。在茶叶上下漂浮间,看着那些生动的文字在作者的巧妙构思中肆意驰骋。在我的周围,常常会飘来一阵阵淡淡的书香,与这优雅静谧的环境相得益彰。在这里,我远离了城市的喧嚣,抛开了人情世故,独自一人,在茶香与书香的陪伴下,悠然地度过周末时光。

严格来说,我没有一间标准的书房。书房和卧室合二为一,床头柜上、枕头旁边,到处都随意地摆放着书。倒不是因为我爱懒散,而是我喜欢在睡前阅读几篇文章。那些或深或浅、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字,那些刚刚印刷出版的铅字,就像一剂剂温柔的催眠药,我常常手里拿着书,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,与远在万里之外的周公相会了。半夜醒来,才发现书就像一块块砖头,硌得我腰酸背痛。但我从不埋怨这些书,因为它们散发的墨香是世上最珍贵、最稀罕的味道。天亮后整理这些书,是我最喜欢做的家务之一。一摞摞的书,在我的手中整齐地回到书架上,我的手上也留下了它们独特的“体香”。这或淡或浓的书香,伴随着我踏上崭新的一天,开启美好的生活。

别人眼中的至味,可能是一顿麻辣鲜香的火锅,一杯酸味十足的柠檬茶,一块甜味满溢的蛋糕,或者一条咸味飘香的萝卜干,而我心中的至味,却是那独一无二、让我沉醉的墨香。

一把“小先生”的快乐。跟随小先生漫步在月光下的乡间小路,从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,穿过一条条田埂,脚上浸满露水,再路过一座座稻草码成的小山,才刚到调皮蛋家,不知哪里窜出来一只器张跋扈的黑狗。我拔腿就跑,小先生反应慢了半拍,再加上眼睛高度近视,“噗嗤”一声一把栽到水坑里了。我笑出了声,感觉书中月和眼前月也笑出了声。

而陈慧笔下的徂徕山之旅,更是一场浪漫与艰辛交织的盛宴。“春风如醇酒,著物物不知”,骑着红色铃木摩托穿行在槐花如雪的山林间,空气中满是清甜的香气。采花、野营,与野狗的对峙、流星的惊鸿一瞥,让我懂得:生活的美好,往往藏在那些看似狼狈却充满热爱的瞬间。阳台的月光,似乎也染上了山林的野趣,在书页间流淌。

夜渐深,月光愈发明亮。合上书本,思绪仍在天地间飘荡。阳台成了时空交错的渡口,我在这里遇见古人的诗意、孩童的纯真、旅人的执着。书籍如舟,载着我穿越千年,踏遍山河,在字里行间邂逅不同的人生。而月下的阳台,始终是最温暖的港湾,收容着所有的遐思与感动,让平凡的日子,也能绽放出诗意的光芒。

白衣上的星光

田雪梅

五月的风里夹着槐花的甜味,我站在医院门口,望着姐姐穿着崭新的白大褂走出来。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,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白大褂在光里显得格外耀眼,姐姐像极了画册里的白衣天使。

记得姐姐考上卫校那天,她抱着录取通知书的模样像捧着星星。从那以后,我常在梦里看见她穿着白大褂的身影,轻盈地穿梭在病房,仿佛真的化作了守护生命的天使。“以后我也要穿这样的白大褂。”我仰着脸对姐姐说。她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。这份憧憬,让我在填报志愿时,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护理专业。

真正踏入护理课堂,才知这份职业的分量。第一次解剖实验课,福尔马林的气味刺鼻难耐,颤抖的手握着镊子,眼睛不敢直视标本……练习静脉穿刺的日子更难熬,同学间互相扎针,手臂上密密麻麻布满青紫的针眼,夜里疼得辗转难眠。有次扎偏了位置,看着同学手臂肿起的大包,愧疚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可每当想起姐姐在信里写“疼过的地方,都会长出翅膀”,我又咬着牙拿起了针管。

实习第一天,我被分配到了儿科。儿科病房的啼哭声像涨潮的海浪。一个小男孩哭闹着不肯打针,他的母亲也急得直掉眼泪。我蹲下身,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卡通创可贴:“你看,这是勇敢小朋友的勋章哦。”小男孩眨着泪眼问:“真的吗?”我点点头,趁他不注意迅速完成了注射。当他发现“原来不怎么疼”时,破涕为笑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当初的自己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把拳头攥得紧紧的,睫毛上挂着泪珠。“姐姐轻点好不好?”我蹲下来平视着她,最后我们在她手背上画了朵小红花,针头藏在花瓣下面。

毕业后穿上护士服的瞬间,像某种神圣的加冕。在儿科病房,我学会了用彩色贴纸分散小患者的注意力。

第一次独立当班,我遇到一个发高烧的小女孩。她蜷缩在妈妈怀里,脸蛋烧得通红,看见我拿着输液器走近,突然放声大哭。“姐姐轻一点,就像蚊子叮一下。”我嘴里说“一定”的,但自己的手心却在冒汗。当针头刺入她手背淡蓝色的血管时,她抽噎着问:“好了吗?”我轻轻固定胶布:“宝贝真勇敢。”此后,我总会提前准备小贴纸、糖果,用最轻柔的语气哄着孩子们。渐渐地,哭闹声少了,孩子们会奶声奶气地喊我“护士姐姐”,临走时还不忘送上一个甜甜的谢谢。

看着走廊上同事们匆匆的身影,突然懂得:这件白衣制服,是承载生命重量的承诺。只要心怀温暖与敬畏,白衣上就永远闪烁着照亮生命的星光。

又是一年五月,窗外的串串槐花迎风摇曳。我整理好护士帽,走向下一个病房。这份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温柔。正是这些细微的温暖,才让这件白大褂有了天使的温度。